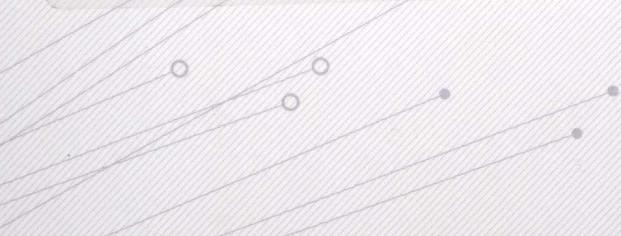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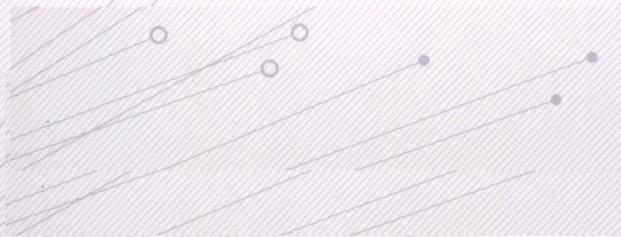




# Signs & Media

# 符号与传媒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主办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





# Signs & Media

# 符号与传媒

赵毅衡 蒋荣昌 ◎ 主编

15

20

15

22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符号与传媒/赵毅衡, 蒋荣昌主编.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408-5385-3

I. ①符… II. ①赵… ②蒋… III. ①符号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332 号

责任编辑 穆 戈 郑晓韵

封面设计 何一兵 金 阳

版式设计 张 涛

责任校对 喻小红

责任印制 黄 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http://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68mm×240mm

印 张 13.25 插页 2

字 数 196 千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 写在前面的话

一田

《符号与传媒》用基于符号学的立场和方法来评论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消费社会建立以来，产品、行为和社会事件的符号化趋势已日益明显，在此前人类社会各历史阶段隐而未彰的日常生活的符号本质终于大白于天下。

但与生活的这种符号化显现史不太合拍的是，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理论却并未在较为深广的地方对这种符号化的生活形态作出回应。除罗兰·巴尔特、鲍德里亚等几位法国思想家对日常生活符号化的论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外，大部分符号学家关注的仍然是传统的符号（语言及以语言为典范的符号）领域内的事情，大部分社会理论家仍然拒绝以符号学的观点来省视现代以来已高度体制化、职业化的传统理论。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目画地为牢的那些边界，在前人深研的传统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探索融汇符号学和各种经典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并期望借此更清楚明白地打量包裹日常生活的那些绚丽衣装。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将按照如下方式来规划本书的栏目：

## 1. 符号学的最新进展

国内外符号学名家撰写的有关符号学理论研究最新进展的述评，

## □ 符号与传媒

或名家自述其最近研究重点的文章。

### 2. 符号学家

有关重要的符号学家研究工作和生平的评传（此项工作将与系统介绍符号学各家各派代表性理论的工作有机结合）。

### 3. 符号学视野下的社会理论

在符号学视野下讨论传统社会理论整合和重新获取解释能力的可能路径。

### 4. 有关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系列评论

本板块可能占据整本书的过半篇幅。在今天产品即媒介、生活即传播的时代，本板块文章将较为系统地评析日常生活诸方面——衣、食、住、行、社会交往、文化形式等等作为符号或文本之意义。

这或许也是传统符号学和社会理论可以找到真实交汇点的领域，或传统理论可能借此焕然一新，让理论论述与生活实践交相辉映的领域。

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在理论已重新获取了解释力的前提下，吸引对人文社会科学有正常兴趣的青年和在实践领域感觉困扰重重、渴望理论照明的人士加入。

希望这成为一套大家可以期待和传诵，并且让人忘记学科边界的理论和评论性的论丛。

# 目录

## CONTENTS

### 一 符号学理论

- 003 | 符号过程的悖论及其不完整变体 /赵毅衡  
 022 | 广义语言学视野下的大众传媒 /蒋荣昌

### 二 符号学家

- 037 | 罗兰·巴尔特的互文性理论与实践 /张智庭  
 042 | 皮尔士符号理论与汉字分类 /[中国香港] 丁尔苏

### 三 符号学视野下的社会理论

- 055 | 符号经济与文学人类学  
 ——中国文学人类学第四届年会学术总结辞 /叶舒宪  
 061 | 人流广告中“女性代入感身份”的符号生成机制  
 /张少元  
 066 | 现代传播的身体迷思 /王 彬  
 081 | 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场域 /张玉川  
 093 |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山寨文化 /王 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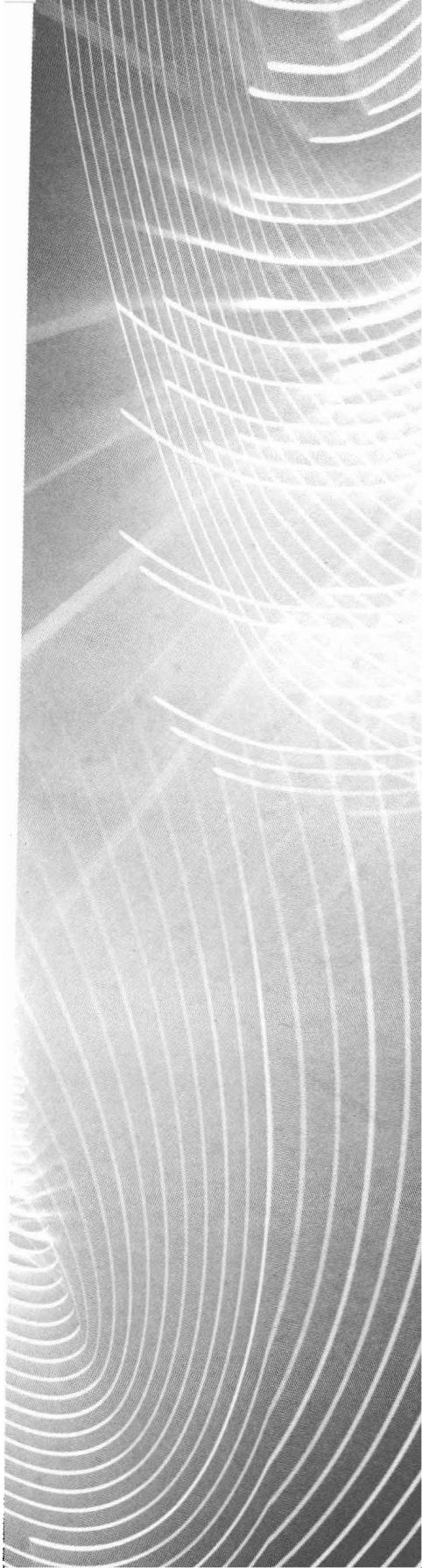
## 符号与传媒

- 104 香烟广告的符号学诠释  
——从“红塔山”的几则香烟广告说起 /布小继
- 111 成都酒吧：城市符号文化 /龚莉萍
- 119 消费数码：一种写作和传诵 /徐亚力
- 143 鞋文本 & 鞋媒体  
——关于“鞋”的广义语言学综述 /鲁锐益曦

## 四 国外符号学研究

- 173 “当新媒体是个大事儿”：互联网与流行音乐  
语言的再思考 /[意大利]詹尼·西比拉 陆正兰译
- 188 家庭录音室美学：追踪流行音乐制作的文化进程  
/[芬兰]阿诺·塞佩涅姆 季德方译

# 符号学理论





# 符号过程的悖论及其不完整变体

赵毅衡

## 一、意义不在场

符号表意，有三条似乎互相不能兼容的悖论贯穿其过程：

1. 意义未现，符号才有必要；
2. 不存在没有意义的符号；
3. 接收者对符号不可能“不懂”。

先讲第一条。意义不在场才会有符号过程：符号表意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意义缺场，解释未出现。因此，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向解释运动的前提。任何意义传达，构成其过程的诸成分，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或尚未充分在场。有缺席，过程才获得展开的动力。缺席是一种姑且勿论，乐见其变。如长白山天池，边际齐全，即无运动、有缺口才形成瀑布，形成江流。符号等待解释，意义要解释后才能出现。时间上，解释必须出现在符号发送之后。皮尔士喜欢举风向标为指示符号的例子。风向标的运动，是风吹造成的，原因虽然预先在场，但方向（意义）无法确定，才使风向标成为有效的指示符号。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似乎奇怪的结论：之所以需要符号，是因为缺少相关意义。符号越多，越暴露出意义之不在。“祭神如神在”，是因

为神不在场，神的替代物才能置于祭坛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符号与“符号物源”同时出现：中国古代官员出场要鸣锣开道，要百姓“肃静”、“回避”。百姓虽然可能看到官员的轿子，却不一定完全认识官员的权威，这个权威需要仪式符号来宣扬。

意义必须不在场，意义一旦已经被解释出来，符号的必要性就被取消了，这就是《庄子》说的“得意忘象，得鱼忘筌”：密电一旦译出，密电不必保留；谜语一旦有满意之解，谜语就不必存在；投桃报李，是因为爱情关系尚未建立，或是爱意未能充分表达。已经是夫妻，眉目传情就大可不必，越来越少。

本文所要解释的问题是：意义究竟先于符号而存在，还是后于符号而存在？从常理上说：有了表达一个意义（例如“永以为好”）的需要，表意者采取找一个符号（投之以木瓜），而接收者由此解释出求爱示好的意义。他有权选择一种反应（报之以琼瑶），或不反应（沉默）。两种反应都是下一步的事，是另一个符号过程。从符号过程分析：意义并不先于符号表达而预先存在，而是有了符号才有意义：没有木瓜（或者任何与木瓜起类似表意作用的符号），意义就无法出现。预先存在的可以是某种意图，而不是意义。

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曾引发争论，伦敦地方官员否认有如此条件恶劣的贫民窟存在。1850年重版时，狄更斯就在小说中加了一段序言，“当菲尔丁描写纽盖特监狱时，这个监狱立即不复存在……那个叫温莎的古老城镇被镇上的两个风流婆娘完全毁灭，她们是受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人的指使”。J. 希利斯·米勒引用了狄更斯这段话后说：“至少就阅读过程而言，小说中雅各岛的存在，以伦敦那个真实的贫民窟的消失为前提”。<sup>①</sup>

《雾都孤儿》引起的争论，是小说描写的贫民窟究竟存在否？狄更斯认为本来只是可能存在，一旦小说写成，就不再存在，因为再现使之不在场。米勒说狄更斯的辩护有理，符合符号表意的一般规律，米勒举普通的路标为例支持狄更斯：“这犹如一个路标表明其所指之

<sup>①</sup> [美] J. 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译：《解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页。

物在另一个地方，在那边，不在场。”被路标置换的是驾驶者没有看到的某种路况，此路况必不在场，一旦情况看清楚，路标就没有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表意，只是一个“待在”（becoming）。<sup>①</sup>一旦成为真实的存在，符号过程就结束了，甚至意义也就消失了。

唯一的例外是：艺术符号，不会得意忘象，其符号文本不能被“意义解释”替代。但是一旦艺术得到“去符号化”的理解，符号也就消失于意义的“在场化”之中。我们可以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本小说之永恒，是因为它们永远达不到一个让接收者群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都满意的解释，一个在外延和内涵上都清楚完美的解释。这是艺术永葆青春的秘密。伦敦地方官不愿意把《雾都孤儿》当做艺术作品读，他就落入了符号表意的悖论怪圈。

## 二、符号必有意义

要传送一个意义，表达者能发出的只是符号文本；要接受一个意义，接收者能接收到的也只是符号文本。那么，发出符号者如何能让接收者知道他发出的符号必然有意义？另一方面，接收者如何知道他接受的符号必然有意义，从而开始对符号进行解释？这是因为人有一种意义本能：人时时刻刻做好符号化的站位，时刻准备对观察到的现象做符号化：把世界变成有意义的世界，是人生存在这世界上之必须。

既然一个感知被认为携带意义就成为符号，那么被认为携带意义，才使符号成为符号。这两者似乎同义反复，然而实际上却是人的本质需要：我们不能容忍感知到的世界缺乏意义，因此我们时时在对世界的感知中寻找意义。因此必须说，有意义是符号表意的前提。不假定符号有意义这个前提，解释就失去最根本的动力，或者说：符号接收者就不会费神对一个感知进行解释。而一旦放弃解释，经验就成为纯然的感知而不再是符号，此时受到最大损害的不是世界，而是放

<sup>①</sup> Eero Tarasti, *Existenti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弃解释的符号接收者：他作为个体就不再存在。

这样我们就必须回答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不仅是经验之间的关联，也不仅是社会文化的压力：意义是人生存的本质需要，我们无法延续一个与意义不相关的生存。艾柯主张在符号学中取消“意义”（meaning）和“指称物”（referent）这种词，他建议用“文化单位”（cultural unit）取代“意义”。但是说意义必然是文化的，可能把意义的本质看得过于公共化了。

符号之接受，必然以有意义为前提：意义使符号成为可能。符号与意义不仅互相依存，而且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已经有很多人谈过符号的两面：索绪尔就说过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面，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本维尼斯特也讨论过凡是表意必然有“表达面”与“内容面”。符号不可能从意义上把自己剥离下来，携带意义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是相对于意义而独立的，不是符号，而是符号载体。

接收者解释一个符号，先决的假定就是这个符号有文本意义，在这个前提下解释才能开始，如果不假定符号必然有意义，解释就失去最基本的动力。诚然，解释活动最后不一定能达到一个“正确的”理解，甚至不一定达到一个“有效的”理解。但是接收者“意识”到意义之存在，才能推动解释。“投之以木瓜”必定有意义，才会让接收者仔细端详这个木瓜。

塔拉斯蒂说：“当我们把一个行动符号（本书称作符号文本），与它的‘本质’的超越的观念比较，那么这个行动符号就有了更深刻的本质的意义——一个超越的观念。因此，当接收者接收到一个行动符号，我们事实上肯定了站在它身后的后符号。”<sup>①</sup>他说的后符号，就是解释出来的意义，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接受一个符号，是因为它的“本质”即是有意义。

以上的描述听来复杂，而且似乎互相矛盾：究竟意义是先在的，还是解释出来的？究竟在符号表意中意义是缺场的，还是在场的？意义既不在场（尚未解释出来）又在场（必定能解释出来），这两者之

---

<sup>①</sup> Eero Tarasti, *Existenti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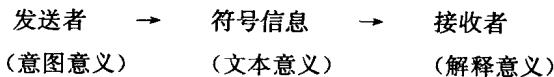


间的张力，是符号过程的最基本动力之所在。意义尚未解释（事先不在场的必然性），才能使符号活动朝解释方向进行；意义必能解释（最后在场的必定性），才使感知被当做有意义的符号，才使解释能够展开。

《道德经》第一章就点出这个“有”与“无”与意义之“道”的关系：“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道”作为意义，正是有和无互动的产物：有，才能看到其必有归宿，但是“无”，不在场，才能看到其奥妙。因为有和无，在场与缺失，“同出而异名”，是同一符号过程不可少的两个方面。<sup>①</sup>

### 三、符号需要什么样的解释？

为了回答这个难题，我们必须区别符号过程中的三种不同“意义”：



上文讨论的三点悖论，听起来很纠缠，关键点在于只要区分出符号过程中这三种意义的交替变化，就不难理解。

首先，这三个意义经常是不一致的，欲使它们之间保持一致，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安排，例如现代“科学理性”文化。实际上不一致才是常态：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文不逮意”的原因并不是“知”，而是“能”。

第二，符号过程有个时空跨度，从发出到收到，可以有数万光年，也可以间不容发，但是跨度使这三个意义不能同时在场：发出者的意图意义只是符号过程起始的一种可能，符号发出后，只能保证有文本意义，此时，解释意义尚不在场。如果没有文本意义，符号也就没有理由被接受，不接受就没有解释出意义的可能。文本意义的存在，是符号之必须；解释意义的实现，却有待接收者的努力。

<sup>①</sup> 朱前鸿：《先秦名家四子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第三，这三种意义的在场与不在场是互相交替的，互相排斥的：符号过程只能暂驻于某一个意义：不在场的解释意义的最后要落实为在场，而起始的意图意义，在场的文本意义，最后被取消在场。意义之有，是符号接收必要的工作前提，接收者真正的解释，不一定也不可能回到意图意义或文本意义，解释意义的有效性只是解释本身有效（使解释成为一个解释），不需要对表意的其他环节对应。一旦解释者视某个感知为符号，它就成为解释对象，而符号一旦成为解释对象，就必然有意义：解释者的解释意向，使一个符号携带意义。

由此得出一个或许奇怪的结论：不管解释活动会达到怎么样的结果，不管能否得出一个意义，不管这样解释出来的意义是否“正确”，符号解释活动得出的“意义”，作为意义总是合格的，因为它独立于意图意义或文本意义。

以上的情况，在任何表意活动中都可以证实。我们举一个比较戏剧化的例子：电影《刮痧》说一个美国华裔家庭，儿子感冒，祖父为他刮痧，到学校里老师发现红印，认为是家庭虐待，警方卷入调查，法院剥夺了父亲的监护权。

我们作为中国人，能够理解意图意义。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皮肤淤青有独立的文本意义，西方人的理解也不能说没有根据：在美国的文化规范下，“醒神救厥、解毒祛邪、清热解表、行气止痛”这个意图意义无法表达，无法还原。电影拿给中国人看，观众才重建这个表意过程：“美国人解释错了”。中国导演和观众代之以新的解释。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说服全世界这个解释是错的？这里意图意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三者戏剧性地不一致，而各种解释意义作为意义也都是成立的，“对错”是相对于文化元语言而言的。

当接收者“不懂”，及无法理解一个符号，提不出一个解释，这时符号意义何在？例如猜不出一个谜语，读不懂一首诗？本书的看法是：接收者认定这是个谜语，或是一首诗，就是认定这个符号文本必定有解。解释努力本身证明意义的压力在产生作用，也就证明意义有解释的可能：不理解并非不能解释，“不懂”只是解释者意识到他的解释活动遇到阻隔，暂时达不到一个让他自己觉得满意的解释。既然解释并不一定要恢复发送者的意图意义，那么任何解释都是解释，



连不理解也是一种理解。例如用梵语读《大悲咒》，用蒙古语唱歌，用意大利语唱歌剧，大部分人不能解，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歌是合格的符号。既然被当做符号接收，哪怕接收者意识到他在放弃做进一步解释，他依然是承认符号应当有意义。

接收者完全不具备解释能力，例如听到一句不懂的外语，收到电报却不知道相关密码，此时符号过程无法完成。这样的未送达符号是暂时性的不完整符号，只要在合适条件下，接收者就有可能得出某种意义。

既然绝对“正确”的解释并非由解释者自己的评价决定，他的暂时性解释也是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起的作用是让一个明确的解释暂时悬搁，哪怕这样的解释也已经使符号表意走完了一程，哪怕达到的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符号过程三个环节的意义，一步步把前者具体化：意图意义在文本意义中具体化（主观的想法被落实到文本表现），文本意义在解释意义中具体化（文本的“待变”意义成为“变成”的意义）。反过来，这三层意义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首先，文本意义否定了意图意义的存在，如果意图意义并没有在文本中实现，就只是发送者的一厢情愿；反过来，如果文本意义体现了意图意义，那么意图意义只是一个历史的追溯可能，它本身不再有意义价值。同样，解释意义否定了文本意义的存在：得到解释，使文本失去存在必要。前文已经说过，不管解释意义是否符合文本意义，解释意义至少暂时地结束一个符号表意过程。只有在有足够理由把符号过程推倒重来重新解释（重新猜谜），或是历史性地追溯符号表意，（例如根据真实故事拍出电影《刮痧》）意图意义与文本意义都被取代而失去存在价值。

以上符号过程的描述，是理想的。符号世界之复杂，是因为大量符号（如果符号数量能统计的话，甚至能说绝大部分符号）没有达到这个起码的标准，只能称为“不完整符号”。从符号表意的三个环节区分出发，“不完整符号”就是缺失了三个环节中的一环：意图意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三者不需要一致。三者都只是符号过程的必要工作假定，意图意义是“可能有”的意义，文本意义是“应当有”的意义，接收者提供的解释意义是“实现性”的意义。三个环节中没有

一个是不可或缺的，大量符号行为实际上没有完成这三个环节，有一个甚至两个环节缺失。实际上只要有一个环节，就已经是符号，因为它已经携带意义。因此，不完全符号是重要的符号类别，不得不仔细检查。

## 四、不完整符号之一：信号

符号学界关于信号（signal）有过大量讨论，因为信号在这个世界上大量存在，符号学家对信号的解释众说纷纭，至今没有接近一致的意见。把信号排除出符号之外，会造成理论上极大困难；把信号包括在符号内，一样会引起许多困惑，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境。

信号是一种特殊的不完整符号：它缺少发送者意图，也缺少接收者解释，信号的特点是：

1. 它是有载体的意义发送；
2. 它不要求解释，却要求接收者以行动反应。

因为有载体，符号文本意义依然存在。前面说过，只要有一个意义环节存在，就依然是符号，因此无法否认信号是符号。

不少符号学家认为信号不能算符号的一个类别，因为信号的反应是固定的，不要求也不允许解释。因此蜜蜂的舞蹈对蜂群是信号，超声波的反射对蝙蝠是信号，触摸对含羞草是信号，闪光对瞳孔肌肉是信号，染色体配置对胚胎生长是信号。信号可以发生在动物之间，植物之间，有机体不同部位之间，甚至可以发生在机械之间（例如电梯上的光电效应开关），并不一定需要以人格出现的解释者。承认信号是符号，会使符号学的领域过于扩大，但是不承认信号是符号，就必须对符号下更严格的规定。

困难的是区分信号—反应，与充满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地震引发海啸，月亮引发涨潮，都不能算信号。反应的直接（物理或化学）原因不是信号，反应原因的感知才是。<sup>①</sup> 高血压可能是脑溢血的原因，但是高血压不是脑溢血的信号，高血压的度量才是信号，因此量血压

<sup>①</sup> Roscislaw Pazukhin, "The Concept of Signal", *Lingua Posnaniensis*, 16; 25–43.